



考察日本的“距离”与“视角”——“日本文化”专刊导读

王勇

来源: 《日语学习与研究》2007年第5期

投稿人: admin

发布时间: 2008-4-5

阅读次数: 887

本期“日本文化”专刊,共分“哲学思想”、“文学艺术”、“历史人物”、“社会文化”四个专栏,收录国内外学者论文16篇。利用编辑部预留的导读版面,在此简单回顾中国认知日本、研究日本的历史,为读者提供广阔的思考空间和自由品读的指向。

中国与日本究竟相隔多远?我不是地理学专家,也不懂测绘技术。这里讨论的“距离”,只是一个历史概念,或是一种心理尺度。

查阅古代文献,《汉书》模糊地说在“乐浪海中”,《后汉书》具体到“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”。乐浪距中原还有好几千里,所以在古代中国人的世界构图中,日本列岛隐现在缥缈的天涯海角。远不可及的距离感,给人施展遐想的空间,衍生出种种幻觉。《说文解字》提到东方“有君子不死之国”,接着引孔子的话说:“道不行,欲之九夷,乘桴浮于海。”据皇侃的《论语义疏》,所谓“九夷”指东方的九个民族,其中包括“倭”。中国习称日本为“扶桑”、“东瀛”、“方壶”等,意思都是仙人所居的海外神山。源于秦汉的传统日本意象,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。黄遵宪在《日本国志》中叹息,中国士大夫视日本“若海外三神山,可望而不可即”。雾里看花般的朦胧感,把日本虚化为世外桃源,妨碍我们认知真实的日本,危害不可谓小。

然而,历史上中日之间也有过几次近距离接触。明朝时,丰臣秀吉入侵朝鲜,宣称吞并大明、坐镇宁波。明朝出兵援朝,经过短兵相接,往昔令人向慕的“神仙”一变而为毛骨悚然的“怪物”。翻看明代传奇《斩蛟记》,丰臣秀吉被描绘成头似巨钟、赤发披面、双目喷火的巨蛟,即可为一证。元明之际,倭寇跳梁,频频出没东南沿海,在民众中造成空前恐慌。明人郑舜功在《日本一鉴》中提到一本叫《海乱鬼录》的奇书,解释海乱鬼是“倭海鱼名”,人们用以指呼“倭贼”。《运步色叶集》载:“海来乱鬼……亦作魃。”是一种皮呈梅花斑的食人鲨鱼。抗战时期,中日生死肉搏,“海乱鬼”定格为“鬼子”,日本人被彻底妖魔化了。

改革开放之初,日本人是文明、修养的化身,日本产品是先进、科技的典范,这是长期闭门锁国造成的另一种高不可及的距离感;近些年来,网民仇日情绪高涨,街头抗日游行失控,“鬼子”的鄙称死而复活,则是全球化过程中两个民族再次擦肩擦踵导入的误区。

回顾中日交往历史,日本离我们太远,超出正常的视觉距离,容易被虚化为神仙;日本离我们太近,甚至引起肢体摩擦,常常被异化为鬼怪。好比用望远镜瞭望,模模糊糊地产生海市蜃楼的错觉;如果拿显微镜观察,局部的瑕疵会被无限扩大。

中国历史上几次日本研究高潮,几乎与中日之间近距离接触同步。比如,明代的高潮乃因倭寇而触发,清末的高潮与“甲午战争”相呼应,民国的高潮出于抗日战争的需要。近代以来数次日本研究高潮,功利性、实用性、被动性特点明显,军事、外交、政治色彩浓郁。

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,中国掀起新一轮日本研究热潮,涉及领域之多、影响层面之广,可谓前所未有。然而冷静分析,中国的日本研究从语言文学过渡到经济贸易,进而扩展到政治外交,依然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和实用性。

近年来,我们开始意识到深层研究日本文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,在思想、宗教、艺术、民俗、社会、历史等分野,涌现一批具有独立思考的优秀学者,预示中国的日本研究不仅在数量上跃入大国行列,而且在质量上逐渐与国际接轨。

本专刊收录的16篇论文,代表国内学者(含部分海外学者)在各自领域的最新成果,其共性特点可以归纳为两点:观察日本的焦距基本调整到合适距离,为读者展示“等身大”的日本形象;考察日本的视角更为客观和立体,透过表象揭示日本文化的深层结构。

感谢《日语学习与研究》杂志为我们提供交流平台,期待本专刊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,对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有所促进。